# 玉塵新譚

# 清言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鄣溪汪　槔恭仲閱

賞譽下

楊洗馬目劉伯温勳業造邦文章命世

劉中丞二子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温有子矣

黄鉞道姚蘇州激烈有國士風

太宗目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解大紳目王偁人品在蘇長公之列文亦恒似

瑯琊黃侍中贊云飛檄逾琳投沙擬屈

王元美稱鐵司馬之桓桓練中丞之蹇蹇卓戶
部之英英又目徐魏公曰氣如長虹

吳原博稱滌侍御英佩踏而復奮

孝宗道劉大夏雖復開門延客人亦不敢以賄

遺

李東陽目何孟春曰子必張楚
李獻吉以文雄海內目中無人及閱徐禎卿文
大加驚異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
何景明天才騰逸咳唾成珠
北地李夢陽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
明世稱四傑
王元美目文待詔能使吳雅能使吳敦能使吳
重

霍文敏嘗歎曰我與孫中允談雖沉酣中不覺
自醒

王維禎評楊文襄如龍人仰其爲祥亦駭其爲
異

閻中丞風裁凜然縉紳憚之目爲千尋劒樹

世目唐司諫廊廟之羽儀文章之瑚璉

唐伯虎桑民懌並有文才而倜儻不覊時人謂
之二達

瑯琊道桑民懌文陣健兒人羣逸翮

王廷尉稱徐使君云予與性味如醍醐無處不入

王大司寇云吳明卿之雄沈宗子相之朗秀李于鱗之嶽峙

宗吏部以唐應德為博雅

瑯琊稱楊仲芳如孔翠威鳳

宗子相出參閩藩值倭寇作宗守西門數出奇

劉戕戕懼邊巡遁走時稱爲薦紳頗牧

李侯評梁伯龍不惟口具五色兼有熱腸

徐比部嚴事李王目爲雙美二子對人亦首推
轂子與時人以爲交相重

王廷尉見張肖甫歎曰世尚自有人

宗臣目濟南曰古心淵識

王廷尉道謝茂秦布衣風格從來未有

漢桓帝問陳太傅徐穉袁閎韋著三人孰爲先

後太傅曰閎生公族閎道漸訓著長于三輔

禮義之俗所謂不鑿自雕至于穉者爰自江

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故當爲先

司馬景王問安平王孚巳才何如夏侯玄孚曰

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

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耳

王大將軍共郗太傅論西朝人士云樂令短才

耳考其實登勝滿武秋邪都曰彥輔道韻平
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足
以相擬
袁中丞語謝中書云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
無卿亦一時之傑
蕭子雲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嘗稱之曰筆力駿
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
並驅爭先

諸宰相侍讌太宗語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
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置且自謂何如
數子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
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
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
畢舉臣不如戴冑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
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
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

確論

蘇味道高爽王方慶魯鈍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優劣張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

高帝問陶左師卿何如劉宋諸人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

有人問瑯琊徐太傅何如古人是誰比王云含

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爲一人
正統間三楊柄國文貞爲東楊文敏爲西楊因
居第別之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
時謂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
時論云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俞允文稱李邢州之尚古徐使君之長厚吳黃
門之慢世宗吏部之倜儻王廷尉之雄邁昔
建安七子開元八仙以爲千古一事諸人達

節省似而同心之義過之

濟南云子相高朗多奇明卿切覈子與蕞二家之勝

王大司寇云吾黨有三甫張省甫雄爽流暢張助甫奇秀超詣余德甫精嚴穩稱

規箴

公孫弘赴公車鄉長倩贈束芻襚絲樸滿各一

遺書云芻束則譴絲積微至著樸滿貴聚而

散世傳三事喻

嚴延年用刑頗急張京兆以書規云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邢子昂爲平原侯家丞頗見疎遠庶子劉楨諫曰君侯遇楨以禮待顒則疎恐觀者將謂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慧琳以才學爲宋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

楊顏延之進曰昔同予參乘袁絲變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

齊公既有承宋之志畏謝脩中未便發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謝正答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齊公甚愧憾此言

盧子潛語李邕卿才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

終虞鉄析耳

李泌兒時張九齡嘗引至臥内張與嚴挺之蕭誠善嚴惡蕭倂勸張絶之張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陸司寇李御史行部不弔楊洗馬欲規之於其來謁令閽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相

候御史旋請陸

屠應峻欲治一僕怒甚僕遑遽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屠素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笑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祝孝廉弟子徐易以年少任句章令祝慮其矜翊欲裁之及徐來別侍從甚衆祝令屏去既坐久謂曰吾具斗酒豆肉以待子無人烹飪

異時子庖我爨今子爲貴人我庖而子爨可乎徐謝曰師何出此言也遂自庖焉相與飲惟戒以爲淸白吏後徐居官果貞廉而有異政

捷悟

生公任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日過中卽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卽舉箸而食

莫不服其機辯

蘇長公知楊州一夕夢在山林間有虎來噬方驚怖忽一紫袍黃冠出以袖障之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驚畏否蘇遽叱之曰鼠子敢爾本欲杖女脊吾豈不知女夜來術耶道士惶駭而退

景泰立春日正值聖節衆議慶賀迎春先後未定于肅愍至曰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

春王正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

李淑城慈谿甫半郭居者賄趙文華請廣之李

特不可趙乃置酒於城外一山使人射矢及

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李即令以矢

從他山射至酒所曰盍城至此不能使矢無

及

夙息

戴安道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兎作鄭玄碑又

自爲文鏑之詞麗制

顧玄平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玄平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崔英年九歲在秦王符堅宮内讀書堅殿上方臥詔生皆趨英獨緩步堅恠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問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因爲之

起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
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
食乎荅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
虞寄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
子姓虞必當無知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
非愚客大慙
賈嘉隱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李司空於朝
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賈云松樹李

曰此槐也何言松荅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
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荅曰槐樹長孫曰汝
不復能矯對耶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送別
詩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
不作一行歸
獨孤至之爲兒時嘗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
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父奇之

方希直髫齡善屬文鄉人呼爲小韓子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二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于謙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　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搦筆久之不動　上曰女容有不識者

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但此字不敢席地書

耳　上命內侍舁几一揮而就

何遵幼時其祖折葵一枝命向日拜遵竟北面

拜祖怪問曰闕在北

張敷舉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乃指揮羣兒

斬伐殆盡

王世貞幼見鬻刀者其師戲汾韻令作詩王輒

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

師驚曰子異日必當鳴世

瞿宗伯甫十月能誦詩關雎

吳中有小兒甚穎敏徐相國嘗戲之曰他日卿當效我荅云不願效公相徐曰公相復不足學耶曰願爲聖人耳相國大嗟異之

# 淸言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武林徐如珩楚白閱

## 豪爽

王景略隱居華陰聞桓大司馬入關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桓靈寶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

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作五湖長
遂棄官歸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就輒作鼓吹既而得句
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故自來人思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
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
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少女欲
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

然曰延明其人也瑀即以女歸之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百緡市之衆驚問荅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不云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京走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舜華溢都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氏

宋廣平奏彈張昌宗兄弟請付法斷武后殊不懌時李邕爲左拾遺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后色解既出或謂曰子名位尚卑倘不稱旨禍將莫測邕曰不顯不往其名

不張

李北海與張燕公交惡以枉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願代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擧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内刺史郡有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韓

召置籍中旦不敢留於湖上為歌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妓如戎言韓異之訊得其實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此鬧成余之過命與妓百縑卽將遣還

司空表聖甚為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為重榮作碑贈絹數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

范文穆好談虎構說虎軒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王行欲往金陵其友堅沮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

王行為藍玉所知藍謀不軌并收行刑官無以入其罪命行供狀即供云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遂以同謀被誅

方希直夜偕客登巾山絶頂飲酒望月劇談竟

夕因謂曰昔蘇子瞻輩登桓山吹篴飲酒乘月而歸自謂太白後三百年無此樂則斯樂又子瞻後三百年所無也衆大笑

宋祭酒疾篤其子請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堇曰女謂何等人可作宰相堇謝不知徐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目不轉睛者眞宰相也

項忠討滿四矢石如雨略不少避馬文升歎其
持重項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
韓中丞膂力絶人兩司會集議兵適引賊數人
至公握刀付一方伯曰可手刃此賊方伯戰
縮公笑曰殺一係囚猶爾耶即自持刀連斷
數人頭衆懼有眩絶者
楊黃門嘗言吾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決
濤能吐不能含

王威寧性奢華自奉若侯王而其御下能恤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一千戶調虜還即召入與譚虜事甚悉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譚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併金巵予之已又譚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贈汝自是麾下所至爲效死力

王伯安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

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

李獻吉玉立朗朗意不可一世

唐中丞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楊忠愍論劾嚴嵩嚴黨羅織成獄遂以寃死諸人無敢視者王元美從徐子與及同舍郎哭諸郊外治其喪宗子相爲文祭之

李邢州絶好登臨毎云吾一瞬千里覺曾晳牧

皮爲未狂

宗吏部臨終著臨岐詩飄飄然有仙意脫管而逝

濟南少時便恥爲時輩人目爲狂李曰吾而不狂誰復當狂

胡總制駐軍海上看波濤洶湧曠然自得忽雲盡山出頻戲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山撓此萬里長浪

容止

蔡中郎飲至一石時人目爲醉龍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也見桓便潸然而泣桓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

恨短聲甚似恨雖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
臥不怡者數日

伏曼容風釆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
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褚司徒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時人以方何平叔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筯暑
月猶綿帽溫鑪食薑椒飯不爾則委頓

柳彥緒云庾衛率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釆

龔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令怒待之粲神情閒遠舉止抑揚雅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粲即下席從容而出

溫鵬舉詣梁客館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㥄後至一坐無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

欸如洪鐘胷胸中貯萬卷書邪得不使人畏

司馬子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

景後身也

李長源目如秋水少爲賀監所歎

文履善英姿俊爽目光如電

吳伯宗少時舉止不凡識者奇之曰此兒玉光

劒氣殆不可掩

晉孔教諭瑯琊兄弟曰元美神仙相敬美王子

相

自新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媿終成善士

徐驤少有禽荒之癖嘗蓄鴿遭父箠楚遂力學

不輟後父亡每遇鴿飛鳴涕泗無已人稱泣

鴿先生

企羨

董江都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馬陵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

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反郡敦

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

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
其藩椽材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向
王平南甚重索幼安書嘗市得一紙永嘉喪亂
乃四疊於衣中以渡江
陶隱居深慕留侯爲人每云古賢無比
任彦升爲中丞簪踞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
遊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

託異代之友爲詩敘意詞理清典

李北海入朝聞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塡隘門巷中

張旭尉海虞父老數求判狀張以爲煩父老曰慕公草聖願家藏之耳

王振恨薛文淸以事寘之辟臨刑振一老僕哭于廚下振驚問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爲之動薛遂得放歸

文衍託名滿天下沈啓南每歎曰徵仲庚甲何

與

濟南在當日四方想聞風采目爲李君于時名
賢咸願托交俞仲蔚未見通款爲詩道意嶺
南歐楨伯亦因徐比部賦白雪樓二章贈之

傷逝

蔡中郎既斃獄中司徒王允尋悔欲止而不及
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

家典故誰與正之耶

豫章王宣儼薨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

月武帝流涕曰此正我所欲言

任寧朔卒於官舍殷芸作書與到建安曰哲人

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托

梁武方食西苑綠沉瓜聞任昉卒投之於盤悲

不自勝

自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巵酒塚前方丈

之土常成泥濘
王廷尉語沈嘉則朱邦憲遽殁長逝覺吳淞以
東無復人風雅俠烈事事在目眞令我痛深
梁公實亡後宗子相每爲痛悼嘗貽書李侯曰
疇昔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
乖謝榛以白髮負心梁生以靑鬢長徃俯仰
人事但有悲嘆
王元美云于鱗一旦奄成異代鄭筒永廢風流

若徒青燈弔影何能無山陽之慨耶俯仰今昔悲不可言

瑯琊大葬時鄉父老釀金爲路祭北郊外祭時皆伏泣不能仰視

清言卷之六

清言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虞山袁德謙無盈閱

棲逸

應曜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仲長統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凉風釣游鯉弋高鴻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

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李仲元居成都圭里及薦起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弘無心就官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徐偘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屢困之執志彌篤不受惠於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

辭疾不詣

郄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云洗盡五百年塵土腸胃欣然停驂臨水久之乃去

戴公累辭不就徵郡縣敦逼不已逃匿於吳謝車騎語孝武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重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絶召命乃聽其終隱

陶徵士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歎曰秋稻已秀

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何子晳或乘柴車或攝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何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陶貞白既不就徵惟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

人欲斆曳尾之龜豈可復致

張永爲吳興守請沈雲禎入郡沈聞郡後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日張欲請爲功曹使人敘意沈曰明府德履被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倦必不飾混沌以娥眉冠越客以文冕

楊澡子福與黃鉞同學俱聞邑令辟賢良澡不喜曰叔揚乃不自脩累及吾子鉞曰弟毋慮

乃教福農夫裴尹有問但操吳音弗置對遂免辟

姚蘇州欲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予於韓先生分當耳交矣

王仲光隱虞山夙爲姚少師所善少師欲薦至闕度其難屈迺往候再三仲光閉戶不出已從門隙中窺見之强爲攀話有頃仲光遽墮甋而仆口目俱歛少師竟不敢白

李廉憲自關中歸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云它無所泅吾目也

賢媛

黍上計赴洛妻徐淑歸寧於家晝臥流涕覆面其家惟問之淑云適見良人自稱任津鄉亭病沒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驚疑未信書至事悉如夢

苻皇后體貌特異先主嘗以玉人置其側乃云

潔白齊潤后意欲琢毀之因徐語曰昔子罕
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
玩繼懷於是先主命撤玉人像
魏鄭公薨太宗使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
昭陵裴夫人曰鄭公平生儉素將無以羽儀
違其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范傳正深慕李謫仙訪求遺胤數年獲女孫二
皆適編戶甿范召至郡庭相見衣服村落形

容朴野而進退閒都應對詳諦范因告二女欲爲改適仕族皆曰夫妻之節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不免失身下俚從賊力乃求援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歔欷其類所不忍聞范嘉之不奪其志

鄂王既被害有幼女痛父冤求自盡所親止之女泣曰我父戮力報主檜賊賣國害忠身爲女郎報復無地即不如大漢之緹縈何不爲

曹江之女娥聞言畢負銀瓶赴宅東井死識者烈之

儲福既死義妻范氏年方二十居貧有節操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往澗水邊浣衣見其旁有草生類蘇席草因採之織席取直養姑姑得以壽終既營葬爲廬墓傍范年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

姚廣孝預請難其姊聞而不憚比為少師遂往見姊姊拒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望見姊顏色即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言畢閉戶不復再見

解縉兒禎亮聘胡廣女是 文帝命未幾縉得罪家悉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為越

數年禎亮蒙宥女卒歸之

姚伯道聘周氏女是徐使君女甥且于歸而伯道卒女曰以死踰盟非人也即屏綺服縞淚漬衣袖已求歸姚家毋與偕往遂欲留所親難之女固陳其志竟留起居樞側席藁三年既殯坐小樓焚香誦經足不履地

衕解

陸平原嘗餉張司空鮓于將賓客滿坐張發覆

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張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相獻

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姓龔者來嘗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至期果龔使至妻執板往使惘然良久乃悟取蓍筮之歎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我善易

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在屋東去壁一
丈許掘之如卜
沈僧照嘗較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荅曰國
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曰向聞南山
虎嘯役而使至
薛嵩家青衣紅線素曉音律嵩嘗大宴賔僚軍
中樂作紅線進曰羯鼓聲甚悲切其擊者必
有事也嵩便召問其人果云某妻昨夜身亡

不敢求假嵩卽遣歸

積公嗜茶非陸羽供御不鄉口羽出遊數載積公絶於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翼日賜齋俾羹茗積公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上問故曰此茶有若羽兒所爲也上喜出羽見之

太祖方欲刑人劉基入見亟語以夢頭有血而

土傳故欲應之基日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月　上爲停三日因待之至期海寧降

國初有徐天明者奏國家災祥之數　上忿詰曰女自知乎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上故命一老千戶押出斬之後知千戶裴嬰正非衣小兒矣

劉誠意遊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誠意問其家

貧富及屋之豐儉左右曰貧家數楹屋耳嘆曰惜乎不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與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後其家日裕不數歲果撤屋廣之貧落如故

靖難師起道衍每云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曰前故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

皇甫仲和精占驗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語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提兵入援虜果遁去

徐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合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譚司馬知台州時家人買薪有小虫如蛇狀盤

其上家人欲畀諸炎火譚惡止之乃具朝服

而拜須臾雷雨交作小虫化爲龍而去

梁比部善相術一日謂宗考功曰子甚貴而無

身奈何已又黯然嘆曰吾先子往誰爲驗者

梁後歿六年子相亦卒年俱三十六

巧藝

東方曼倩久居吳中爲書師數十年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

圖見者覺寒

孫仲謀使曹冉興畫屛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眞以手彈之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于時以爲絶妙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稱三絶旣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之孫精草隸皆得父一絶

將軍裴旻嘗爲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可
爾將軍善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旻便欣然
爲舞一曲道玄看竟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智永住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甕每
甕皆數石人來覓書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
穴乃用鐵葉裹之人目爲鐵門限後取筆頭
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韋南康宴客幕中有一客能於拳上倒椀走十

閒地不落又於宴席上以籌椀中潑豆擲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

李伯時至騏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爲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宋文憲能一黍上作十餘字

宋仲温善寫竹雖寸岡尺壍而千篁萬玉雨疊煙森蕭然無塵俗之氣

方士李金鎗來吳俆武功召試其藝李運鎗庭

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頭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曰吾豈與若較技者耶

程汝亮善奕遇李時養遂爲勁敵王元美嘗戲二人以李廣程不識程猶未肯色受

寵禮

鄭弘爲太尉舉第五琦爲司空班次在下毎正

朔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
毋屏風分隔壽爲故事
鄭康成自徐州歸孔北海告僚屬昔周人尊師
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
陸宣公年始弱冠特爲張季權所重因請爲忘
年交
李長吉持詩卷謁韓退之時溽暑值韓晝臥欲
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韓讀未終

篙攝衣趨出遂清謂移日

太祖尊禮劉基常稱先生而不名每論事稱旨

輙曰吾子房吾子房

楊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

舉至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宣宗朝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晳奏對

辨　上欲授左布政使吏部言惟陝西一缺

係本土不宜授　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

鄉耶

薛瑄入內閣一日英宗方小帽短衣聞瑄來奏事爲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黯

孝宗展古法書見沈度墨迹深愛之命禮部徵求子姓得度孫世隆特授中書舍人

# 清言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同里彭從龍雲徵閱

## 任誕

嵇中散出遊常抱琴以隨一日訪山公値山甚醉欲剖其琴嵇曰吾賣東陽舊業以得琴乞

尚書令河輪珮玉截爲繖貨所衣玉簾中單買縮絲爲囊論其價與武庫爭先汝欲剖之

吾從死矣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雜投之曰少

延清歡數日

蕭恭性疎誕不事文章嘗從容謂梁元帝云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歡興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酣歌也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荅云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王無功嗜酒聞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醖酒冠絶當時乃苦求爲太樂丞數月革死革妻袁氏猶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無功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

蘇晉作曲室爲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甎鋪一甌酒計甎約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

之取盡而已

張伯高毎醉後唱竹枝曲反復必至九回

杜少陵寓蜀時毎蠶熟即與兒躬行以乞曰如

或相憐惠我一絲兩絲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

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

爲可恨耳

蘇長公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

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云都是文章又
一婢云滿腹都是機械至朝雲乃曰學士一
肚皮不合時宜子瞻捧腹大笑

崔子鍾好劇飲每醉輒呼曰劉伶小子恨不見
我

楊太史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
翰乃以精白綾作裓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
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長重賞妓

女購歸裝演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爲快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稱佳即掩卷曰何處佳其人卒不能荅便去不復别

陳琮構別墅寳邑之北郊前後冢纍纍或造訪輒蹙曰日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日中日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施閤將死自誄曰吾如負人債限滿須償

桑悅爲博士一御史聞其名數召問謂曰臣說

詩人解顧子有是乎答曰恍所講談玄妙何

匡鼎敢望卽鼎在亦解顧公幸賜清燕畢頃

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頃除穢跣而爬

足御史不能禁令出

盧柟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入門大哭不休已而

長嘆曰太學人士之藪卒無有與於斯文悠然

悠宇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畏舍人

輙射寢射聲與歌相低昂歌竟射亦止或諷吳不宜乃爾吳曰我以南柯板擊夔州腔有何不可

宗子相在閩日處西門內烏石山以爲道聳深秀一日偕徐汀州遊笑謂徐曰吾去官若脫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庶幾異時許遊斯大快矣

梁有譽上書請告時聲譽藉甚當徙吏部人有

謳其且止者笑曰吾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一吏部能麽我竟去弗顧

簡傲

謝尚書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者歡或恠問之謝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

恥

張思光還鄉詣王僕射別王立地舉袂不前思

光從容以手呼仲寶前前王丕得巳趨就之

思光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得非善

劉長史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毎朝集會同處公

卿間無所與語及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杜之松在河中請王無功講禮績曰吾不能揖

諸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崔善繼雅重王無功請與相見王逌然曰奈何

欲坐召嚴君平竟不之見

高帝召見方孝孺大稱旨卽賜宴禮部令宗伯陪之孝孺上坐岸然　上使人覘之曰斯人何傲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上不跪不爲倨

薛瑄謝政歸李文定數遣使脩候不報或疑其簡薛曰昔温公退居雒中呂相屢訊起居俱

不荅某今願附此義

徐有貞氣岸高亢韓中丞以父死求志墓徐但立視其行狀不爲荅或訝問徐曰彼爲父而拜吾爲其父而受豈不當禮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弟嬌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

王廷陳知裕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
無所托疾人或勸之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
受彼媿死子欲一言隕兩生耶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荳棚下舉酒
自酬曰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
張所爲且恠之伯虎遽起曰汝識我
嚴分宜邀顧華玉飲揖甫畢即視堂中畫是吳
小仙筆華玉大聲曰此摹本也嚴便不樂後

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華玉曰相别數年今日正宜敘話此輩諠譁當盡數遣去分宜父子大爲沮喪

盧次楩初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欽其才名時時問勞及出猶未脱拘攣詣滑厯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閤人列榻鴈行乃舉械手揖張曰柟烏鳶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侯知巳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謝茂秦素善濟南已而有隙謝在京師誣李不法事衆默然魏順甫聞之往質曰先生爲見之耶謝遽曰亦聞之人耳魏正色曰此乃盡市交態便拂衣徑去

排調上

漢武帝語羣臣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朔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

蘇則與吉茂同隱太白山後蘇出爲侍中吉見之曰仕進不已執虎子蘇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

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馬在前瑀策駟居後瑀謂偃曰卿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因問卿馬何遲苔曰騏驥羈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曰

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元長詣王僧宗因遇沈茂隆未相識茂隆顧
眄曰是何年少元長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
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
茂隆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荅曰物以羣分
方以類聚卿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王慈年十歲同蔡約入寺值沙門等懺悔約戲
之曰衆僧何乃乾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

併以與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戲曰卿書何如父虔荅曰

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

張黃門善草書高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

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

無臣法

蕭悉達仕齊腰帶爲鼠傷楊僕射曰當得官未

幾除家令後失職鼠又齧其靴悋復戲之悉

、達曰便是鼠作吏部尚書何關人事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年少才華過盛戴角者無上齒恐不壽詢祖荅曰僕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曰卿是誰後荅云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遥遥華胄

徐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熟視之曰面是小家方相之才荅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李諧聘梁舍人賀季與之游見馬數十匹馳過未有閹人諧謂季曰何乃侵官荅曰初無此事諧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大笑

王元景大醉楊遵彥過之曰何太低昂王應聲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

卿勿怪我別後當關于耳

盧思道與封孝驀論次戲曰卿旣姓封合宗封豕荅曰卿令姓盧應祖盧令

玄宗封禪太山張燕公爲使張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太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躍怪問之鎰無詞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

楊炎食蒲桃笑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黃幡綽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問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淸言卷之八

# 清言卷之九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永豐劉彬無勝閱

## 排調下

王介甫與蘇長公論楊雄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蘇因軾亦疑此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吳少宰家居嘗造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羹見笑

謂曰君亦解調此耶荅曰如君之𠰻逢門終是免强從事

劉文靖嘗議丘濬著述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桑悦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輙曰宗元小子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王韋作詩爲諸賢所賞儲吏部以方唐人云絶

似溫李陸司成笑曰本是王韋

王新建始入朝帶冕服有屏蔽耳一朝貴嘲之曰先生耳冷耶荅曰我不耳冷君自眼熱耳

嘉靖初年起楊一淸爲大司馬提督陝西軍務行次洛陽謁劉文靖劉戴幘短褐出見謂曰君昔入相矣今出將耶楊遜謝曰偶承之耳劉曰進退繇汝

汪司馬開口必帶文氣其子婦妒寵割其夫勢

家人走報司馬時座客滿堂驚問故司馬應曰兒婦乃下兒子腐刑

李侯語王廷尉天下無無偶者有仲尼必有左丘明王不荅以目懾之李遽曰吾誤矣有仲尼必有老聃耳

嚴分宜誕日諸翰林稱壽爭先求近時菊花滿庭陸太史獨屛處於後同列問陸更退何意荅曰此間那得面孔向陶淵明

許中丞輕車褻衆時過宋氏妓館時人語曰微
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
子氣樓臺秋敞大王風一客笑曰二語似賀
陳友諒登極
徐渭爲胡總制幕客甚被親遇胡嘗戲語曰卿
文士耳無我那得顯徐應聲曰公縱英雄非
我必不傳

嚴嵩用事時適有惟見于京師其形多目多手以問朝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爲郎對人揶揄曰人自不察耳此最顯而易見何以不知人問故王曰傳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嚴聞深銜之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向人語曰我天上歲星也

輕詆

呂不韋著春秋成懸之咸陽市門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當時竟莫爲竄易後楊子雲見其書笑曰恨不生其時車載其金而歸

阮步兵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孫盛與桓宣武戌州遣從事觀采風謠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

何長瑜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嘗自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

丘車騎諮褚彥回彥回不起云比脚疾不復能起丘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時號鳩集鳳池

李邕常不許蕭誠書蕭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

特示邕曰此乃右軍眞跡如何李看稱善蕭
以實告之李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决判時嘲
之曰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司馬温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
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
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
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

不得受弔子贈曰顧可謂煥糟鄙俚叔孫通

倪元鎮善山水獨不寫人物或問何意荅曰世
自無人物可畫耳

沈度爲學士許鳴鶴爲中書而許長于文章沈
以書見重朝中語曰學士未曾學文中書乃
不中書

袁凱工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尤傳誦北地云
白燕詩最下最傳

徐有貞治河無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

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塹也

有問桑民懌令文人為誰曰虛無人

王大司寇目楊用修詩刻羽雕葉牛鬼蛇神

王宮諭問王元美趙刑部治狀何如元美曰循

吏更若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

魏司馬居官淫暴時目為餓鴟乳虎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孫送之門面對山

不一顧客朝貴訝曰山有何佳荅曰山無佳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宋登春見謝榛詩唾曰何乃津津訑貴丐活

假譎

魏太祖與孫仲謀書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惡其異已嘗詭語曰華山金鑛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適之信其

言他日從容爲玄宗道及帝喜以問林甫林甫乃云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反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

米南宮得一研矜於周仁熟周曰卿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贋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於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

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㸃磨墨帶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污矣不可用周竟納之而去

伊王有罪臺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嚴世蕃亡何相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衛二十人至嵩家索所賂金嵩置酒款曲請以二萬金爲謝乃悉出上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晨使人報鄢曰有大盜若干人夜持刀刼賜金去

矣悉跡之可得也郡發兵追至鄱陽湖獲之二十人悉論死

王道亨令山陰有齋釹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者覺即亡失訴于道亨曰此荆樹爲妖也即出城按問民大駭競從之令密捕不往者得一人訊之果服

伍文定與宸濠江上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驚擾遂大潰

黜免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其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乃云吾今已了其人於清濁太分善惡太明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武帝忿之免密官

袁中丞不附劉瑾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

壽以病免

吳原博爲少宰蘇州刺史入覲往見吳首問曰沈啓南先生近狀何如刺史茫無所對吳曰若一郡之主郡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

遂左遷

崔銑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

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陳渠爲中丞一令貪監司欲斥之陳爲解曰此鄉翁若墨不滿槖也監司曰盜刼貧家豈得無辠竟黜其人

儉嗇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客爲具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茶菓而已俶而俶遂陳盛饌珍饈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

微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

文宗素儉約不喜文繡常於便殿見柳公權等因舉衫袖示之云此衣已經三澣衆皆稱美儉德公權初無言上問故荅曰天子方當重機務何有以澣濯語人

軒輗莅浙率三日一肉食故舊過者留一飯至厚者方烹一雞聞者驚曰軒憲使殺雞爲客

大破費矣

吳聘君遊武夷遊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

或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天物

汰侈

郭況家起一臺榭錯雜寶爲飾懸明珠於四垂

晝視之如星夜間如月里中語曰洛陽多錢

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

元則滿月鞦韆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籠嬌轍中秋則玉櫳樚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斷風韉除日則藥王鞍每節日則餵馬以明紗豆薔薇草

何曾性奢豪人以小紙爲書敕記室勿報

石齊奴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數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

石安陽侍姬美豔者數千人祟嘗屑沉水香如

塵末布象床上使羣姬踐之無跡者賜以珠百琲不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爲屑以塗壁故名更構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服玩之奢僭擬王家

韋郇公家宴使每婢執燭四面行立人呼爲燭圍

王廷喆宴客飲皆古玉杯

相嵩誕日鄢懋卿徃設巨燭兩楹間廼自然之燭花凝結作南山字狀觀者驚訝

胡宗憲鎮浙値放春張宴召客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特選女伎二百人侍飲毎十爲隊以名姝一人領之

# 清言卷之十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弋溪李調鼎章尹閱

## 忿狷

鍾元常見韋誕筆法于坐上搥胸三月因嘔血

劉瑱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陳郡殷倩畫鄱陽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罵

曰故宜早死于是病亦除差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逐蠅不能得去取筆擲而棄之

陳智爲御史性剛躁撻從人無虛日或以寬緩規者卽置一木简刻銘示戒已而有忤觸者輙取木簡撻之怒解尋悔莫及

于少保當國有不如意輙拊膺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徐武功自金齒歸鞅鞅不得志每酒後輙遶屋
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以使事過康康
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
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當爲君地康大
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康
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李獻吉論壽寧侯下獄旣而得免一夕半醉遇

侯于道唾罵之以鞭梢擊墮其齒

李廉憲在關中過許中丞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李云王元美次宗子相許便請子相詩觀之李勃然曰夜來火燒却矣

讒險

秦檜怨趙公不附和議乃徙之於吉陽軍既而公謝表有云丹心未泯誓死靡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太祖既定鼎御意右文諸勳臣不平進曰此輩
善譏訕不可不察　上繇是覽天下所進表
箋罹禍者衆
徐有貞垂涎祭酒不得意爲于大司馬所沮深
恨之天順復辟遂坐于不軌　上猶豫良久
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何
名
徐珵以迎復功拜相坐陳循諸人不軌頒示天

下廻私報商文毅曰我無奈何權置卿名于末矣

尤悔

劉庾兄望之爲劉荆州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庾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令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范蘧瑗化於外坐而自絶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竟見害

齊高帝問王僧虔卿書法視朕孰優對曰臣書

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王後常以撇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宋景濂偕孫愼被執愼曰祖讀㡬卷書乃有今日景濂曰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屬皆犬豕所生一千戶稟曰宋某之舟乃　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懃悔

劉瑾引用鄉人恐衆論不服以劉璣爲人望欲

引爲重不數載自郡守擢至大司徒璣自以爲瑾所引居恒鬱鬱日飲酒自廢瑾欲與言輙醉不對

宸濠將謀不軌婁妃泣諫不聽旣就擒痛哭曰紂以用婦言而亡我今乃以不用婦言而亡

紕漏

殷中軍廢桓大司馬惜其才猶欲引爲尚書令作書告之殷便欣然致荅已而慮有謬誤開

閑者十數竟達空函桓以爲輕巳情好遂絕
殷不勝忿恨以終

袁陽源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
華拜衮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
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
白

劉道恭封營道侯凡鄙無識有人詰云陸士衡
詩營道無烈心何意道恭曰下官初不識士

衡何忽見喾

蘇世長在陜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之市廛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裴玄本素躁妄戲謂同列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旣稱甚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旣而裴隨例候房房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裴甚踧踖不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
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
都賦燕山銘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
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解縉楊士奇嘗與衡府紀善周是修共有殉國
之盟後金川失守二人俱負約惟是修從容
赴難他日縉爲是修墓誌士奇爲作傳語其
子曰脫我死孰傳而翁聞者笑之

程敏政幼以奇童稱　英宗抱之膝指金猊曰以賜若敏政趨下叩頭　英宗曰是子終以貨販

徐侍御旣左遷不欲忘舊銜投人刺曰臺末又書臺駁白太常性諂佞投諸權貴刺書晚學生時人爲之語曰臺末臺駁晚晚小學同是一轍徐如白若

文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取離騷句唯

庚寅吾以降有一守自北方來問人曰文先生前更有善書過之者乎或曰有唐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守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文先生圖書曰唯唐寅吾以降聞者爲之絕倒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坐而抗禮隨問公職洗馬日洗幾馬楊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吳舍人嘗龎甂洞爲藏書所羅列古書甚富吳
日夜歌嘯其中盜妄意其多金夜掠之旣自
失望遂縱火燒書而去

惑溺

荀公曾久在中書及遷尚書令意甚惝惘人有
賀之者荀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阮簡爲開封令有刼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
圍棋長嘯吏曰刼急簡曰局上刼亦甚急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還以箱擎送之牋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房僕射夫人至妬太宗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帝欲有所賜夫人執心不回帝遣酌卮酒恐之云若然可飲此酖夫人

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玄
齡

唐玄宗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妃嬪輩爭
插豔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卽留幸
後因楊妃寵便不復此戲

李紳爲相時俗尚輕綃染蘸碧爲婦人衣紳自
爲小君裁剪

米元章有潔疾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

因屢洗遂損不可穿

楊穆在鄉里中惡狀已盈王文端一日從容爲東里言及遂請省墓欲以制其子穆聞毋肆

選中先置所親譽已賢且颺言曰人思公功名之盛故謗穆耳穆復迎數百里外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東里遂疑王妬已還京即出之吏部自是無敢言穆狀者

戚大將軍夫人戚猛時暢軍機戚毎入幕目無

旁囑或念其無嗣教以置妾別業果匿數姬生三子夫人始不知久而有發其事卽怒甚納兵往攻之戚遑遽無措乃袒跣跪逆夫人令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子請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戚卽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

歐陽必進素爲　世宗所厭惡冢宰缺嚴分宜示意會推必進　上大怒擲之地嵩乃上密

啓云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　上不獲巳

從之張九一聞而曰嚴乃與人主爭强

佻隟

謝宣城妻是王敬則女以父怨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畧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

丁謂以寇萊公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事禮甚恭嘗會食中書羹汚寇公鬚丁徐起拂之寇

公笑曰叅政乃爲官長拂鬚耶丁大慙遜是佹冦不已

濟南居官廉愼謝榛嘗以私事來干輿其枉法所請再三李終不聽謝瞋目奮拳起以拳擊之于鱗走入得免謝怒猶未平鞅鞅而去便欲離間五子王吳咸不直謝以榛語來告于鱗始遺榛書與絶

王中丞爲相嵩父子所害世蕃侫誅人爭取其

肉瑯琊乃以百金買其尉祭之

盧柟始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造其居飲柟歸即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相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後便因事搆陷

清言跋

茍其人爲持籌鑽核之流俗物來敗人意則品不清習爲組織之語艷冶之詞則才亦清品不清才不清未有能爲清言者也龍如於居蘭畹風雨一室琴書自娛客非幽人韻士屣不爲倒也發而爲詩文清氣逼人雜之庾開府鮑參軍集中恐不能辨龍如之品之才

俱清絕一時故其著為清言詞則冷音則遠斯編出而世説一書且得獨有千秋哉夫龍如之品之才既清絕一時異日身際清朝位列清秩以清德持己以清節事君以清政澤民其清聲又不獨以言著矣

社弟董思王書

題清言後

沙病月餘忽忽度歲再與懸山大師刻期將伏謁簸經雲棲間亦能也因念不免異人安得一讀異書而付州家人鄭哉如此清言一編寄示矣其標目準之世說而所材不厭屬摟事不厭俳敘雜不厭再選韻不厭儁非胸中

具十斛珠璣生香不染煙火氣者斷不能辦真語是編也成允奪何其集氏之席矣一再快讀霜猛評點昔人云此愈我疾信哉枚之七發鄰之之清言僕堪作千載藥案也丁巳上元虞山友弟王守書拜手敬跋